

鑑

牧鑑序

明奉政大夫福建汀州府同知桂林[illegible][illegible]撰

余甫論學入仕每得親賢士大夫相與論政必曰生民之休戚繫政治之得失政治之得失由守令之賢否守令之賢否本學術之邪正然則學術其立政之本乎是故聖門惟顏子好學有志為邦

孔子以治天下之道告之漆雕開見道分明始使之仕因其篤志而深喜焉信夫學與政不殊心而得也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則政學本自相因古今之論未有以易此也故余牧楚有感於是嘗彙循良之編而證以聖賢格言亦謂其相因耳有難之者謂世降俗

澆古道不復猶湍水不返也何以是為
余於是不能不重有感而疑矣久之遷
貳閩汀因喜閩為文獻舊邦必有直諒
多聞之士可以講究政學之旨而釋所
疑爰携所梓質之庠校偶得牧鑑一書
閱之則郡彥楊東谿先生所輯録者也
統以治本治體應事接人四類類各有

目凡三十有五要皆意倣西山真氏政經體效文公小學原始要終引經據傳鑿鑿乎經政之規也乃欣然曰天下固有不謀而同之若是者真不啻十朋之獲也暇日輙誦一過以自檢點則又見其旨意所在雖與循良之編同而纖密詳備則實過之閱此不惟有裨於政而

尤有資於學其廣識助思長善捄失豈淺淺哉古人謂政不必自己出使余得見此於十年之前則彙編可無刻矣先生歷宰朝城鄒邑所至必携以隨故其施設皆穩治本達治體應事接人次第不苟趯趯有聲忽以性不諧俗遂託家艱矯制歸汀養晦東谿之上以十事自

願以受既自適益精於學非公事不出非正論不談求中乎道而止然則先生之仕固學學亦仕也况所録古人政教行蹟必平正温厚明作之中不失敦大之體其刻意出奇利於目前不可範遠者不録也如與呉祐等之以誠訊讞而略陳襄輩之以術得情進宋均之從容

化俗而黜西門豹之治巫近尚意可識
矣是集藏之二十餘年不容終晦余因
請梓之而先生固遜以未訂正爲辭今
年春司徒郎木山鄧君庠生康子宗周
咸在倚廬皆汀之博雅士也因與考訂
詳校特捐俸鍰之人皆曰是集傳而今
之有志嚮往師古循良者有眞鑑矣其

惠政寧有涯乎刻成先生謂余當有言
余以先生之自序盡之矣復何言抑廼
述政學之相因以見政之有本而今之
從政者誠不可無學也先生名昱字子
晦東谿其別號也善古文詩歌嘗有偶
見録以識所得教士則有師鑑作宰則
有是集歸田則有農圃須知皆得於學

而徵於言咸深有益於士民云

嘉靖歲乙卯秋九月望日

牧鑑序

牧鑑者集經史百家之格言懿蹟有關於政者爲牧人者之鑒也必曰鑑何人欲脩容者必詣金爲鑑以自見况司牧者可蔑鑑乎脩容者鑒於金則見可正

司牧者鑑於古則治可進故曰

鑑曰可傳乎曰不敢也立之仕

者多老成諳練之儒尚須於此

惟畜之條與其責焉以自鑒而

已曰時未至而類集之亦勞矣

乎曰古固其恐過優游將不其

時朝夕運甓者今出入經史纂集抄錄將不可與運甓方吾鑑爲類四曰治本治體應事接人類各有目凡三十五目分上中下上述經傳之言中紀古人政蹟下據儒先議論彙爲十卷以

皆經傳專其理也以紀政蹟實以事也必援議論博其趣也能因類逐目詳以鑒槩則視極之立規模之未設施酬會之宜不將有獲者焉然中於聖賢論治之全古不載者非外也事以類

分題析也帝王爲治之懿範不
紀者非遺也鑑爲下位者設題
僭也答既治效雖隆而所以致
之之由不著與夫徒足以驚世
駭俗而非可崇之術者不取焉
非忽也題其無實而屢中也著

夫嘗采而或遺亥後而置胥則見之不廣識之不精天資學力之拘不可牽強也尚奇觀者原之

嘉靖癸巳春二月癸卯汀郡東谿楊昱書

牧鑑凡例

一鑑以類統目目分為上中下通四類三十五目上中下之別以殊書校首

一録經傳不敢去取但有關於其事者即收之

一録政蹟須區處設施渾厚平易有益於治者始收之餘不敢濫録

一政蹟止取為守令者之事間有一二切於其用始旁及他職者

一諸政蹟散出有原係一條今分為二為三者有原係二三條今合為一者有中削去數句數字

者蓋皆取其便於類入也

一事而二三目皆可收入者則觀其意於何目爲尤合從其尤合者收之

一篇中諸儒皆書姓名蓋人衆不得不爾惟濂洛諸君子則稱其先生語中重舉其人有書公書君者有書名者皆從原文也

一儒先議論皆說理詳明中事實用與經傳同俱不敢去取但意重者不錄

一下篇引諸儒之言倣性理大全等書稱某子某氏

一近代士夫之言有足翊乎牧政者類附諸儒之後其人亦曰某氏

一次序上篇取意相貫中下二篇直以世先後間有一目中分二意或分數意則於所分以世次之

牧鑑總目

牧鑑卷之一

汀郡東谿楊　昱輯
同郡門人鄧向榮訂
後學康　誥校

治本一

治本君子之身是也身一也有化所資以立者有政所由以成者化所資立曰德政所由成曰才古人推準動化得此而已然古人邈矣簡策有幸存而未泯者庸可不盡心乎敬稽經訂傳得若干條列為八目以備治本之

鑑曰學問克勵采納所以兼資乎二者曰心術器度言貌服御所以成德曰才識所以廣才近世君子行有幾乎此言有翊乎此者各附其後世與有其責者能條而鑑之會以平昔所講濬源立道之功則古人出治之本其在我矣

學問一之一 上五條中六條下五條共十六條

孔子曰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

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
攸聞
周官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又曰不學墻面莅事惟煩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于定國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
柳仲郢三爲大鎮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
吳奎初爲小吏晝則治公事夜輒讀書不寐者二十
餘年

李衸平守郴濂溪爲郴令衸平知先生之賢與之語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請爲公言之於是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

馬伸在官晨興必整衣冠端正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

李方子爲泉州觀察推官適眞德秀來爲郡以師友禮之郡政皆咨焉暇則辯論經訓至夜分不倦

朱子曰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做得好官須是講學立大本則有源流若只要人道是好官人今日做得一件明日又做得一件却窮了

呂氏本中曰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當皆不知義命輕重之等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委質事人者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齊東張氏曰士當求進於已而不可求進於人所謂求進於已者道術學業之精是已所謂求進於人者富貴利達之榮是已

又曰吏人以法律爲師也魏相所以望隆當世者漢家典故無不悉也凡學仕者經史之餘若國朝以來典章文物亦須備考詳觀一旦入官庶不爲俗吏所遷也

河東薛氏曰爲政須通經有學術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體

心術之二上四條中六條下十一條共二十一條

乾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大學曰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張歐爲吏未嘗言按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大欺上具獄事可郄郄之不可者不得

巳爲泣涕而封之其愛人如此

劉審交爲汝州防禦使有惠政卒州民請留葬許之
爲立祠歲時享之馮道曰劉君爲政非能減其租
稅除其徭役但推公誠仁愛之心行之耳此亦衆
人所能但衆人不爲而劉君獨能爲之故汝人愛
之如此

王質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得鑄錢盜百餘人以詫
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黃曰吾以術鉤出之
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置之死而又喜乎

明道先生爲令視民如子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

字云某每有愧於此龜山曰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人

呂希哲爲人事皆有長久之計求方便之道爲郡令公帑多畜鰒魚諸乾物及筍乾蕈乾以待賓客以減鵝鴨等生命也

晦庵先生爲守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

周子曰治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知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或問臨政無所用心欲求於恕何如程子曰推此心以行恕可也用心求恕非也恕已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此加彼而已

呂氏本中曰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上

又曰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耳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爲己也

朱子曰古之聖賢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夫豈故爲是迂濶無用之談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

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惟以苟爲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强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爲害必遠顧弗察而已矣

又曰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入獄而加其桎梏箠楚乃其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況恩既歸己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

無忿疾於我耶

西山真氏曰爲政者當體天地生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

又曰諸葛武侯有言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此有位之士所當視以爲法也

齊東張氏曰赤子之生無有知識然母之者常先意其所欲焉其理無他誠而已誠生愛愛生智惟其誠故愛無不周惟其愛故智無不及吏於民與是奚異哉

河東薛氏曰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

克斲一之三上七條中二十六條下十七條共五十條

大禹謨曰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

又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

伊訓曰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

周官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

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
弗畏入畏
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君陳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小旻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
之聽之式穀以女
子罕爲司城時人有得玉獻之者郄弗受獻者曰以
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
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孔奮爲姑臧長時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清絜爲

衆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辛苦耳被徵單車就路姑臧吏民羌胡相賦歛牛馬器物追送一無所受

楊震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懷金十斤以遺之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勸爲開産業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楊秉震之子歷豫荆徐兖四州刺史計日受奉餘祿

不入私門所至以廉潔稱又性不飲酒夫人番卒
不復娶嘗從容曰我不惑有三酒色財也
胡威荆州刺史質之子爲徐州刺史厲操清白初質
爲荆州威往省之家貧自驅驢單行見父告歸父
賜絹一疋爲裝威跪曰大人清白未審於何得此
父曰是吾奉之餘以爲汝糧威受之質帳下都督
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道要威爲伴每事佐助威疑
而誘問之旣知乃取父賜絹謝之後因他信具以
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白如此
吳隱之守晉陵在郡清儉再刺廣州賦貪泉詩曰吾

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廉士飲終當不易心
清操愈厲雖日晏斂菽不享非其粟儋石無儲不
取非其道及至廣州妻賫沉香一片隱之見之投
於湖亭之水

王僧孺爲南海太守外國舶物高涼生口歲數至舊
時州郡就市回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
歎曰昔人爲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
不在越裝竝無所取

趙軌爲齊州別駕其東鄰有桑葚落其家遣人悉拾
還其主後被徵父老相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

不與百姓交不敢以壺漿相送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後為原州司馬夜行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

江秉之歷典三邑有能補新安太守所得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有勸其營田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一書案去官留以付庫

申徽為襄州刺史案牘無大小皆自省覽事無稽滯吏不為姦時俗官人皆通餉遺徽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

劉懷慰為齊郡太守至郡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

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旦食有餘幸不
煩此
孔奐爲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曲阿富
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氈一具奐曰太
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宜獨
享溫飽勞君厚意幸勿爲煩
裴昭明爲長沙郡丞遷始安內史歷郡皆清勤嘗謂
人曰人生何須蓄聚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
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
產業

蕭倣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貺叢夥不以入門家人
病取槁梅和劑倣知趣市還之

裴寬爲潤州參軍刺史韋詵會休登樓見人於後圃
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裴參軍居也與偕來問狀
答曰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
不敢自欺瘞之詵嗟異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

包拯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
貴公命製者惟足貢領任滿不持一硯歸後知開
封不可干以私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
包老

趙抃為益州轉運使蜀地遠民弱吏肆不法州郡公相饋餉公以身率之蜀風為變後再知成都召還神宗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

濂溪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或無百錢之儲及分司歸妻子餐粥或不給亦曠然不以為意也自子罕至此皆勵於清者

柳公綽洎子仲郢父子五為京兆再守河南皆不奏祥瑞非慶弔不至宰相第

唐介以言謫英州別駕改知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

史帝曰知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

呂希哲嘗云自少官守未嘗干謁人薦舉以爲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辭甚好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愼乃所以求知也自柳公綽至此皆勵於愼者

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人問其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後爲荆州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投之江中吏將則加

鞭朴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吾人當惜分陰

韓琦鎮大名魏之牒訴甚劇而事小必親視之雖在疾病不出亦許通閤請命而就決於卧內後守鄉郡簿書文檄撿察研覈莫不躬親或曰公位重年耆朝廷賜守鄉郡以安養幸毋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耶

呂公著為郡率五鼓起秉燭視案牘黎明出聽決民訟退就便座燕居如賓僚至者毋拘時以故郡無留事而下情通凡典六郡以為常後雖高年貴重

不少替

劉鞈累歷大藩事無巨細必親臨之至忘寢食雖盛暑隆寒不憚也

真德秀知泉州決事自卯至酉或勸其嗇精怡神公言郡敝無力惠民惟政平訟理當勉而已（自陶侃至此皆勵於勤者）

程子曰夫人之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山陰杜氏曰作官第一清慎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

列不慎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又曰士君子作事行已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乎僞

呂氏本中曰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事則知所以持身矣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以爲必不敗持不敗之意則無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已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司馬子微坐忘

論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
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
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又曰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
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
君不欺之道也百種詐僞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
如慎始防人疑巳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
不易之道也
又曰當官者必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
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

凡事只怕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公事雜決者必沉靜思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惟不苟者能之

朱子曰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肆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

又曰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

又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今

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綱弛而衆目紊也
又曰初官僻縣遽爲上司奬拔於此可爲懼而未可遽以爲喜且當痛自檢飭黽勉王事謹終如始不可便爲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
又曰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
西山真氏曰當官者一日不勤則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人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其餘乎今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宴游則謂之風流閑雅此政之所以疵民之所以受害也

臨川吳氏曰予閒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爲禹稷伊尹之志苟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而舉世瞀瞀孰知其任之爲不輕專務巳肥遑恤民瘠壅閼吾君之德使不得下逹愁怨之氣瀰漫兩閒以至上干陰陽之和者十而八九也聚群羊而牧之以一狠恣其啖食何辜斯民而至斯極於斯之時倏有人焉慰愜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烏得不如子之愛其父母哉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爲吏所蔽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

謂無取於民不眩於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躪躒略無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剸裁徒有仁心而民不被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小疵能而未公故也全此五善難矣哉

魯齋許氏曰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人見喜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弊蓋喜悅非長久之理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齊東張氏曰夫及物之心人孰不有第材質強弱不同苟責其所短痛自克治則官無難爲事無不集

矣弛緩克之以敏浮薄克之以莊率畧克之以詳煩苛克之以大體苟不度所任一徇已之偏而處之鮮有不敗者矣

又曰爲政不難於始而難於克終初焉則銳中焉則緩末焉則廢者人之情也謹終如始故君子稱焉

河東薛氏曰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牧鑑卷之一

上　東

牧鑑卷之二

器度一之四 上三條中六條下一條共二十條

坤大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泰九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君陳曰必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卓茂爲密令寬仁恭愛恬蕩樂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爲令有所廢置人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治事自若

婁師德深沉有度量其弟守代州師德教之耐事弟

曰人有垂面潔之乃巳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逆其怒正使自乾耳

韓琦爲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後鎮魏朝城令解一卒悖詈巳者公問伏罪即於狀後批處斬從容平和略不變色文潞公鎮魏時復有解卒如前者公震怒問之伏亦判處斬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高耳

樊長文子景素以堅挺有節槩稱韓魏公亦稱之及

幕府有缺或有以瑒爲薦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踰年瑒敗皆如其言

張詠鎭蜀當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重厚可爲薄末之檢押

杜衍有門生爲縣令公戒以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於天下今乃誨某以此何也公曰某歷任多歷年乂上爲帝王所知下爲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若不奉知子

烏得以伸其志子所以欲子毅方而合求合於中也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又曰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

又曰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

又曰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量天資也天資之量須有限

朱子曰須是心度大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

呂氏本中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

務若能清愼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曰忍事敵災星杜詩曰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齊東張氏曰凡在官當知榮辱相倚伏得失相勝負成敗相循環雖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物理人事莫不皆然然處之不以道則纖毫之寵必擾而一毫之辱必挫失故君子於外物重輕皆所不恤顧在我者何如耳使其有可辱雖不加譴君子恒以爲

不足使其無可辱雖置之死地君子恒以爲有餘

自昔聖賢不幸横罹禍患恬然不易其素者灼乎此而已茍惟能處榮而不能處辱惟能安順境而逆境不能一朝居欲望其臨政有餘爲難矣

河東薛氏曰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

又曰接物大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狹無自容矣

又曰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方爲一事卽欲人知淺之尤者

又曰聞人毁已卽艴然而怒其量小甚矣

才識一之五 上五條中八條下六條共十九條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離大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夷大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傅翩爲吳令別建康令孫蕪蕪因問曰聞丈人發奸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惟清而勤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凝滯欲不理得乎

吕元膺守岳陽因出遊見有喪輿駐道左男子五人衰服而隨公曰遠葬則奢近葬則省此奸詐也因令索之棺中皆兵器欲謀過江掠貨更有同黨數十集彼岸併擒付法

張詠知江寧有僧陳牒給憑公據案熟視久之判司

理院勘殺人賊郡僚不曉其故公乃召僧問披剃幾年對曰七年曰何故額有巾痕卽自首伏乃一民與僧同行道中殺之以其度牒自剃為僧

莊遵為揚州刺史巡行部內聞哭聲懼而不哀駐車問之答曰夫遭火燒死遵疑焉令吏守之有蠅集尸首乃披髻視之得鐵釘焉問知此婦與姦夫共殺其夫

明道先生於天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盡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之治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

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候控制之要靡不究知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宰晉城日秩滿代者且至吏夜扣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則某村某人問之果然家人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魁桀者也

段少連爲兩淛轉運使舊使者所至郡縣索簿書不暇殫閱委之吏胥吏胥持以爲貨少連命縣上簿書悉緘識遇閑指取一二自閱摘其非者按之不及閱者全緘識以還由是吏不能爲奸而州縣簿書莫敢不治

陳良翰爲邑事至多得其情或問其故公曰吾何術第公吾心使如虛室懸鏡而物之至者妍醜自別耳

陸九淵知荆門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習尚之善惡皆素知之有人訴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捕之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

程子曰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又曰人於天理昏者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

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是

張子曰心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瞭然易見當爲不當爲之事自知

朱子曰事變無窮機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

西山真氏曰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當理不可得也

齊東張氏曰古人云多筭勝少筭少筭勝無筭不特用兵爲然一役之脩一宴之設一獄之典誠能思

慮周詳繁略畢舉則民之受賜不淺矣

言貌一之六 上八條中八條下七條共二十三條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周官曰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板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抑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

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

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

抑曰敬愼威儀維民之則

北宮文子曰有威可畏之謂威有儀可象之謂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

卓茂哀平間爲密令遷京部丞雅實不爲華貌口無惡言

劉寬溫仁多恕雖倉卒未嘗疾言遽色

王茂性寬厚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僮僕莫

見其情容

張巡由令歷守雖厮養必衣冠見之

柳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嘗不束帶

包拯尹開封天性峭嚴不易言笑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

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龜山先生實似之

黃龜年雖燕適容必莊坐必正語必誠以禮自防雖僕妾不冠不見

張氏景暘曰身者禮貌之郛郭國家之張本持之以敬則脩從之以慢則敗故必動容周旋中禮雖言語亦不可輕忽及穢惡罵人無故叫笑回斜轉視其衣冠亦當正大儒雅不可效輕佻子弟之樣務使一身足為一方之表率儼然人望而畏之可也

河東薛氏曰有官君子於臨衆處事之際當極其恭敬不可有一毫傲忽之心進退燕息之時亦當致其嚴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

又曰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不之信矣

又曰常默最妙已心既存人亦生敬

又曰接下貴簡不可一語冗長

又曰處事了不形於言最妙

又曰處大事不宜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服御一之七 上三條中十五條下五條共二十三條

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少儀曰衣服在躬不知其名爲罔

又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

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富以君子之德

季文子相成宣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病其不爲國華文子曰吾觀國人之父兄食麄衣惡者猶多矣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獻子獻子因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

晏子相齊景公欲更其宅辭晏子如晉公更之反旣拜乃毀之如其舊又朝乘敝車駑馬公見之曰何不任之甚也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交

游臣得飽食煖衣敝車駑馬於臣足矣公賜之輅車乘馬三反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至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以先國人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矣公從之

鬬文子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楚成王聞其朝不及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之至今令尹秩之王每出文子之祿必逃止而後復人謂文子曰人生求富而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

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勸民以自封死無日矣
我逃死非逃富也

羊續爲南陽太守時權豪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以矯其弊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于庭丞後又進之乃出所懸者以杜其意

董和爲成都令蜀土富實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産和躬率以儉惡衣疏食防遏僭踰爲之軌制所在移風變善畏而不犯

裴俠爲河北太守躬履儉素食唯疏麥鹽菜郡制供守有漁獵夫三十人役使民丁三十人俠罷其漁

攜夫而收役使之肅直為官市馬後馬蕃息一無
所取
傳翺代劉玄明為山陰令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我
答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
也
郭祖深為南州校尉公嚴清刻常服布襦素衣案食
不過一肉有老姥餉一青瓜報以匹帛後有富人
效之以徙鞭而徇衆
崔鄲歷鄂鄜二州刺史室處庳陋無步廡霖淖則客
蓋而屐以就位

賈敦頤爲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敝車一乘羸馬數匹鞦勒有缺以繩爲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

段秀實爲涇原節度使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

柳仲郢三爲大鎮廐無良馬衣不薰香

范仲淹曰吾遇夜就寢卽自記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費與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呂希哲在淮陽時東萊公爲曹官所居廨舍無几案

以竹縛架上置書冊器皿之屬恐不能具其處之甚
安其簡儉如此
聃庵先生提舉淛東每出行皆乘單車屛徒從所歷
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蒼黃驚懼常
若使者壓其境
涑水司馬氏曰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
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
肴止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夫皆然人不
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世士大夫家
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

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夫風俗頹弊如此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東萊呂氏曰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世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肉食者甚少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無墨此言貴者方得食肉也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魯齋許氏曰天地間爲人爲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

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爲政準則曰居官不得作意營辦奇麗之服嗜好鮮腴之味如此則奸民猾吏多方覔致以爲釣餌而一任之間爲其所制莫敢誰何矣閨門尤宜謹戒

此不知作書人名故姑以書名

廣昌何氏曰居官須要淡薄若欲美食美衣則俸祿有限必至於貪財財唯富家所有若一受之則畏其言告必委曲以順其情凡有催科詞訟相連必至放富差貧顛倒曲直神怒人怨必由於此災禍之至其能免乎

采納一之八 上五條中九條下五條共十九條

仲虺之誥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大禹謨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君陳曰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豐六五曰來章有慶譽吉

黃霸爲守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年長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

不敢舍鄉亭食于道傍烏攫其肉民欲有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覇與語道此後吏還覇曰甚苦食于道傍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爲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隱

岑熙爲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

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兒孫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良久曰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强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在職

果能御強助弱以惠牧得民

韓延壽治郡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
諫諍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
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
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
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
父來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
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
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

郭伋在并州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

政事

羊續爲南陽太守入界羸服間行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知其狀郡內震慴

蕭嶷南齊豫章王也出爲江州刺史徙荊州務存省約停州府迎送儀及至州坦懷納善側席思政

吳玠除陜西宣撫簡易如故常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雖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有意外患豈不上負朝廷下孤人望玠謝曰誠如君言然某意不如此國家使某爲宣撫欲不出恐軍民

之寃抑而無告者為門吏所隔無由自達所以累出為此也

崔與之為廣西憲使所至搴帷問俗導人使言有條利害以告者必為之罷行乃去

程子曰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

為政準則曰在位必延端人正士信實父老詢訪民間利病以通下情詢訪之後更須隔別質正的實然後折衷施行又不可一槩聽信反悞事體

河東薛氏曰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

又曰親愛之言不可偏聽

又曰聽言褊則與之俱化遂失其正故貴乎聽德惟聰

牧鑑卷之二